



文学与人生

THE LITERATURE AND LIFE

◇ 黄 健 王东莉 著

大
学
素

从
书

浙江大學出版社

文学与人生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作者：鲁迅



上海文艺出版社

THE LITERATURE AND LIFE

文学与人生

浙江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与人生/黄健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7

(大学素质教育丛书)

ISBN 7-308-03663-4

I. 文... II. 黄... III. 文学欣赏-世界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0270 号

丛书策划 陈晓嘉 李海燕

发行推广 黄兆宁

责任编辑 李海燕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浙大路 38 号 邮政编码 31002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杭州富阳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98 千

版 印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书 号 ISBN 7-308-03663-4/I·128

定 价 28.00 元

文学：一个神奇的精神领域。

文学：一个独特的审美境地。

文学：通往心灵的时空隧道。

前言

文学：通往心灵的时空隧道

在人类的精神领域中，文学是一个最富有审美魅力、最令人神往的审美领地。应该说，如同艺术的其他形式一样，文学也是伴随着人的诞生而诞生，人的发展而发展的。因为文学本身就是人的心灵形式，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现。尽管远古时期，文字尚未发明，但那些由人们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就深深地寄托着人的情感、人的想像和人的理想。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随着文字的诞生，人们可以通过文字的记载，看到从古到今各个历史时期的人，通过文学的方式，给人生累积的各式各样的故事；可以穿越时空的隧道，与各个不同时代的人进行长久的心灵对话。在文学的宇宙世界里，我们可以任意遨游，汲取人生的养料，获得思想启迪、情感熏陶、精神升华和审美愉悦，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尤其是追求人的精神自由、心灵自由和精神解放、心灵解放。因为追求自由和解放，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文学以审美的方式与人生发生全方位的联系，以审美的方式全面反映或表现人生，抒发人生的审美情怀，以最感性的方式，让人能够充分地认识自我，认识大千世界，认识人的本质和人生的本质特征。如同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所说的那样，文学为人生提供了一种“看见了现实背后的纵深”，往往是“一阙动人、深刻的词，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于‘实’。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①“空”的境界，有时则恰恰是最接近本质的“实”。龙应台以她深厚的哲理话语，道出了文学与人生的内在关联。在忙忙碌碌的现实生活里，人们总是容易为有限的目标而迷失自我，迷失人生的终极目标，结果是迷失了人的本性而使人生一事无成，无所意义。人在旅途，其实旅途本身就是生命的意义所在。只重目的，不重过

^① 龙应台：《百年思索》，《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12



程,最终体会不到人生的快乐和终极价值。就像猪八戒吞吃人参果一样,尚未体味到人参果的滋味,就落到胃里,哪能知道人参果是何物呢?

人生如过客,但过客并不等于人生的无意义。鲁迅创作的《过客》,其意义表明:在人生遭遇最困惑的低谷时期,人也仍然不失追求生命超验意义的终极目标,要以“反抗绝望”的方式,不停地向前走,不管前面是坟墓,还是鲜花盛开的草地。对于过客来说,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就体现在这“走”的过程之中:

翁——对了。那么,我可以问你到哪里去么?

客——自然可以。——但是,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边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来到这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西指)前面!

人的一生都在“走”,但究竟怎样走,又究竟走向“何处”,则大有讲究。虽然说生命的终点只有一个,但走的方式和目标不同,则导致完全不同的人生境遇。如果将自己的人生目标只仅仅定位在物质性目标之上,如果不触及人类社会的法律和道德底线,全凭自己辛勤的劳动和智慧而获得人生的物质财富,那也无妨,无可非议。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将这种目标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那将仍然是有限的。《红楼梦》不就有人生“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之说吗?有限的物质性目标,虚幻的精神性目标,许多都是人生的身外之物,人生如不能突破这些有限性目标的束缚,就有可能造成自身本性的迷失。当然,物质性目标可以作为人生的目标,特别是阶段性目标,体现人对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占有,这是由人的本质力量所决定的,也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丰富人生意义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人类并不能停留于此,人生的终极目标不能只仅仅停留于此。停留在对有限性目标的追求上,人类终难逃恺撒式的悲剧命运:原来一切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恺撒在登上他梦寐以求的宝座之后如是说。那么,人生的终极究竟在哪里呢?虽然人们无法用一句话来对此作出准确的回答,但是,追求精神性生活,追求生命的尊严,追求心灵的自由,应是人生的高尚之处。审美就是引导人生进入这个高尚的精神性生活的“*Noah's ark*”(诺亚方舟),文学就是以审美的方式使人领悟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文学的世界里,构筑人生的审美意境,将会使人能够真正地精神性地生活着,能够真正地审美性地生活着,享受着由文学审美而带来的那种心灵的无边无垠的自由,那种精神性的人生宇宙漫游,那种由审美创造而带来的人生快慰,如同弗洛姆所说,达到人与对象之间结合的三条途径之一的乃是“创造活动,艺术家的自由发挥或是手艺人的创作。在任何类型的创造工作中,创造者都把自身与代表外在世界的材料相结合;……每一形式的创造者都通过创造而与对象世界融为一

体。人在创造中与世界相融”。^①如果说人的尊严就在于人的创造,那么,审美创造应是人生最高级的创造形态。因此,在文学的审美世界里,人们可以充分地领悟到,人生审美创造带给人生的无限价值和意义。

本书将自始至终贯穿文学与审美相联系的观点,将文学审美与人生审美紧紧地融合在一起,目的是要让人们能够从文学的视角来看取人生,领悟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获得人生审美创造的活力,构筑人生审美的意境,就像泰戈尔在《昨夜》一诗中尽情地抒发的那样:

心灵站起身来,说道:/“我是充实丰满的,”/心灵的伙伴们/团团围绕着它,/犹如山泉围绕着岩石;/心灵横溢飞溅,/同周围的万物融为一体。^②

让我们在文学构筑的审美世界里,穿越心灵的时空隧道,一道去作一趟精神的漫游吧!让心灵与万物融为一体,获得人生的精神永恒!

① 弗洛姆:《爱的艺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20

② 泰戈尔:《茅庐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86



第一章 文学与人生的审美契合 001

- 第一节 文学认识人生的方式 / 002
 - §1 文学思维与科学思维 / 002
 - §2 文学的认知与把握方式 / 007
 - §3 文学为人生创造美 / 019
- 第二节 文学的人生审美功能 / 025
 - §1 文学的认识自我功能 / 026
 - §2 文学的修养心性功能 / 029
 - §3 文学的启迪智慧功能 / 032
 - §4 文学的培植道德功能 / 036
- 第三节 文学的人生美学价值 / 041
 - §1 文学展现美的人生 / 042
 - §2 文学促进美的人性 / 044
 - §3 文学塑造审美人格 / 048

第二章 人类文化审美系统中的文学 053

- 第一节 文化审美观照下的文学 / 054
 - §1 文化的释义 / 054
 - §2 文化审美:文学与文化的双向互动 / 057
- 第二节 中国文化精神与中国文学 / 067
 - §1 “刚健有为,厚德载物”精神与文之道 / 069
 - §2 “以天下为己任,感时忧国忧民”精神与文之心 / 076
 - §3 “道之以德,以德服人”精神与文之德 / 084
- 第三节 西方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学 / 089
 - §1 重人本精神与文学对人的探索 / 091
 - §2 重个体精神与文学对典型的塑造 / 098
 - §3 重信仰精神与文学对意义的建构 / 103

第三章 信仰:文学的人生审美建构 110

- 第一节 世俗世界的圣灵之光 / 111



§1 信仰是心灵世界的神圣标志 / 112	
§2 信仰是文学对人生的永恒把握 / 119	
§3 美是文学建构信仰的终极目标 / 123	
第二节 文学的宗教情怀 / 127	
§1 彼岸之神的心灵投影 / 129	
§2 精神磨难与精神信仰的感召 / 135	
§3 灵的忏悔和精神还乡 / 141	
第三节 文学的意义世界 / 148	
§1 文学的生命意识 / 150	
§2 文学构筑生命的终极关怀 / 153	
§3 文学的理想主义 / 156	
第四章 文学审美的人生意识空间	160
第一节 文学的人生苦难意识 / 161	
§1 苦难净化人生 / 161	
§2 苦难:成人的意识 / 166	
§3 用苦难激活生命意志 / 169	
第二节 文学的人生忧患意识 / 173	
§1 中西文学的忧患意识 / 174	
§2 儒家的忧患意识及文学影响 / 180	
§3 现代文学的忧患意识 / 187	
第三节 文学的人生孤独意识 / 190	
§1 孤独意识的精神力量 / 191	
§2 孤独意识的精神价值 / 195	
§3 孤独意识的审美意义 / 199	
第五章 文学审美与人生创造	201
第一节 美与人生创造的交融 / 203	
§1 创造人生的和谐 / 204	



§2 人生创造的审美价值指向 / 206	
§3 人生创造的审美功能特点 / 209	
第二节 审美创意与人生创造 / 215	
§1 文学审美推动人生创造 / 216	
§2 审美创意风格与人生创造 / 220	
§3 审美创意条件与人生创造 / 225	
第三节 审美意境与人生创造 / 230	
§1 审美能力与人生创造 / 231	
§2 审美意境构成与人生创造 / 236	
§3 审美意境营造与人生创造 / 238	
第六章 文学审美与人的全面发展	243
第一节 文学审美基础 / 244	
§1 文学的真善美 / 245	
§2 文学审美的动机 / 249	
§3 文学审美的价值 / 252	
第二节 文学审美心理 / 255	
§1 文学审美心理生成 / 255	
§2 文学审美心理结构 / 257	
§3 文学审美心理品格 / 261	
第三节 文学审美关怀 / 263	
§1 促进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 263	
§2 促进人文操守的培育 / 270	
§3 促进人的审美力的提高 / 278	
结语 建构文学与人生的审美关怀	282
参考书目	286
后记	290

文,心学也。

——刘熙载

第一章

文学与人生的审美契合

文学是什么?文学又是如何与人生发生联系?如果从教科书或从《辞海》、《大百科全书》一类的工具书上来查阅有关的定义,或许能够准确地记住它的概念,但一时却难以真正地领悟其深层次的精神内涵。其实,文学乃是人生的构成部分,特别是人的精神的构成部分。它始终与人的生命、生活、生存、生产等人生的主要内容,与人的价值世界、意义世界、心灵世界、精神世界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学因人而生成,因人而发展,所以,高尔基就干脆把文学称之为“人学”,刘熙载也指出:“文,心学也。”

从“人学”的角度看文学,看文学与人生的契合,实际上也就是说文学是人寻找精神家园、建构精神家园的一种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方式。18世纪德国著名的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以诗性的表述方式对哲学下了一个诗意的定义:

Die Philosophie ist eigentlich Heimweh-Trieb überall zu Hause zu sein. ^①

(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

将诺瓦利斯的这个关于哲学的诗意定义扩展到文学领域,也是十分贴切的。文学之于人生而言,也是人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的一种表现。诗人荷尔德林也强调:“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②乡愁为何物?乡愁乃是人对于灵魂归宿、精神归宿的一种情感诉求。每一个人都渴望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园,不仅仅只是物质层面上的或某地某区的

^① Novalis. *Auswahl aus den Schriften*, 1956.153; 转引自赵鑫珊:《科学·艺术·哲学断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4

^② 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87



家园,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上的家园,心灵层面上的家园。文学表现人对精神家园的渴求、建构,是人类精神活动本性所决定的。把文学归结为寻找家园的冲动和努力,也就是要让心不再漂泊,拥有一片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天地。这是文学的神圣使命,也是人生的终极目标。

第一节 文学认识人生的方式

马克思在论述希腊神话、希腊艺术时曾指出,希腊神话、希腊艺术“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①。在这里,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童年时代,人们是用“艺术方式”来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所谓“艺术方式”,通俗地说,也就是通过形象、情感、想像(包括幻想)和审美的方式来认识对象世界。文学认识世界,认识人生的方式,属于“艺术方式”的范畴。从思维性质的角度来认识“艺术方式”的内涵,可以说,“艺术方式”是形象思维的性质,或曰审美思维的性质,是人以形象的方式,情感的方式、特别是以审美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和认识人生,把握世界和把握人生的。

§1 文学思维与科学思维

人作为主体在认识客体的对象世界时,往往存在着用不同的思维方式来获取认识的途径和结果。但在实践活动中,人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通过人的智力活动,也即思维活动来进行的。思维是人认识世界,认识人生的主观能源和心智活动动力。人的思维方式并不只限于一种,每一种思维方式都具有自身丰富的内涵。从思维的活动方式上说,传统思维科学常常将人的思维分为两种最基本的形式——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怀着乡愁的冲动寻找家园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3

如果将文学思维(也即“艺术方式”思维)归为形象思维方式范畴,那么,文学思维与科学思维便有着明显的区别。科学思维属于抽象思维,或曰逻辑思维性质,具体内涵指的是人在认识与把握对象世界中,将感性的经验以抽象概念为中介,通过判断、推理等逻辑程序进入理性认识的层面,达到对客观对象世界的本质认知与把握。科学思维在将对象世界的认识进入理性层面时,其思维过程特点往往呈现为:舍弃具体的感性材料,脱离具体现象和个别事物的表象,直接深入认识对象的内核,认识其本质和规律特征。整个思维过程通过对客观对象的分析、比较、综合、抽象等环节,以求从个别、具体中提炼一般,从纷繁的现象中抽取本质,将表象转化为概念,并根据事物的不同性质,构成相对应的逻辑体系,从而揭示出对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特征。在科学思维中,虽然思维过程也需要依靠事物的表象和实际动作,但它的主要思维方式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科学思维一般是依据这两种思维方式来进行思维活动的。形式逻辑强调在事物的质的相对稳定下,思维活动必须保持相对的一致,反对思维过程的自相矛盾。形式逻辑主要研究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研究思维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规律特征。辩证逻辑则强调把握事物的整体,反映事物的内在矛盾,要求从事物本身的矛盾运动、发展和变化中观察对象世界,认识对象世界,把握对象世界,从中揭示对象世界的真正奥秘。科学思维的这两种方式,分别是由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和绝对运动性的对立统一的内在关系决定的。

文学思维与科学思维的不同之处在于:在思维的过程中,形象、情感和想像的成分始终贯穿在思维的每一个环节,故有人将这种以形象思维为主导的文学思维,就直接称之为“艺术的想像活动”,与想像具有完全相同的心理过程。作为与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相并列的人类基本思维方式,形象思维在思维的过程中,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之后,仍然不脱离对于具体现象或个别事物的表象,不脱离表现事物本质的感性活动,不将事物的表象直接转化为概念,而是对感性材料、具体事物本身进行认识的加工、改造。在这个以形象、情感和形象为主导的思维过程中,思维对事物的认识,一方面不断地舍弃事物非本质性的感性材料或具体现象,另一方面又不断地选择、加工、改造和提炼、留取能与事物本质特性相联系的,能充分反映事物本质特性和规律特征的感性材料与表象,使之能够成为保留事物具象,又富有事物本质内涵的,感



性与理性相统一、现象与本质相统一、个别与一般相统一的形象性对象。整个思维过程与抽象思维的以概念为中心不同,其重心是以形象、情感为中介,以网络直觉、认知、想像、理智等因素来对事物进行集中性的高度概括与内化处理,并使思维过程始终呈现出既高度概括认识对象的一般本质性内容,又始终不舍弃认识事物具体感性表象特征的思维特点,即认识对象的本质寓于事物的具体表象之中,一般寓于具体的现象之中。同时,本质的、一般当中的那种个别的、具体的、现象的特征仍将得以保留、强化与集中。形象思维中的观念性内涵,看似是事物的表象,但不同于事物的表象,因为表象尽管是被感知过的事物,但并没有完全超出感性认识的范畴,并不能深刻地反映出事物的本质特征与发展规律。而形象思维中的观念性内涵则是建立在事物的表象基础上,是对事物本质的提炼与加工的表现成果。它剔除了事物表象中的那些不能反映本质的具象,同时又充分地保留与强化了事物表象中能够体现本质特征的具象,从而能够以生动的、活泼的、形象的、感人的,富有特征的思维表现来认识事物,反映认识对象的本质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将文学思维纳入形象思维范畴,并非指文学思维排斥科学思维,与逻辑思维(抽象思维)毫不相干,而是指在文学活动(包括艺术活动)中,主要使用的是偏重于形象思维的方式。

文学思维以生动、可感的形象和能够产生共鸣的心理情感特征,认识和把握对象世界,这使文学在表现人生时,能够把通常难以用抽象的逻辑语言所不能传达的情绪、情感和深藏在心灵深处的内心活动,统统纳入自身表现的范围,把人在认识世界、认识人生过程中的那种精神探求活动,那种说不清、道不尽、剪不断、理还乱的朦胧情绪与情感,真切而细腻地传达出来,形象而生动地表现出来。因为这种情绪、情感实际上也就是人在精神探求当中那种寻找家园的绵绵乡愁和心理活动。

少小离家老大归,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这是唐代诗人贺知章题为《回乡偶书》的一首诗。全诗朴素无华,但字里行间却饱含着对故乡的一片深情,并流露出一种在外颠沛流离,渴望落叶归根的人生漂泊、悲凉之意。诗人三十七岁成进士,而在此之前就离开故乡,回乡时已年逾八十。这是游子梦魂萦绕对故乡、对家园的真情袒露。一个人不能没有自己的家,不能没有自己的家园,尤其是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没有精神家

园,或者无家可归、精神家园残缺不全的人,当是世界上最可怜,也是最可悲、最不幸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解读贺知章的这首诗,可以说它通过诗歌抒情的方式,表现了人寻找家园、建构家园的人生哲理主题。全诗的点睛之笔在一个“客”字上。诗人那种长期未回故乡,渴望早日见到故乡,但回到故乡时,那种“乡音无改”的对故乡的忠贞,对故乡的赤诚,又被儿童笑当“异乡客”。本是故乡人,今反当异乡客,个中的滋味自是难以言尽。在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中,“家”始终都是一种精神的归宿地,灵魂的归宿地。当然,这里所说的家,决非仅仅是现实生活中实指的“家”,更重要的是个体在有限的生命中,对无限意义的追求,对精神家园建构的一种情感诉求和心理渴望。因此,“客”的意象就包含着对亲情、对故乡、对家园不断寻找、不断建构的心理情怀和精神追求。“家”、“家园”的价值永远都是精神性的,内质性的,是永远挥之不去的“还乡”心理情结。在古今诗文里,对这种以“客”的意象来表达对“家”的情感诉求和心理渴望,可谓比比皆是:

独在他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

人今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

——王勃:《九日登高》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余光中:《乡愁》

显然,文学在表达寻找家园、建构家园的主题时,其思维的方式始终没有离开对具体对象的认知与把握。如上文提到的“客”的意象,古代诗文在表现这一主题时,就常用这个形象的能指对象,来传达诗人心中的情感和心理感悟,不仅生动、形象、直观,而且富有美的意味。像杜甫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



病独登台”(《登高》),“年年至日长为客,忽忽穷愁泥杀人”(《冬至》),“东来万里客,乱定几年归?”(《归雁》),就以“客”的意象,生动而形象地展现出飘零、流浪、无家可归的心境,读后无不感到这位心怀忧患的老人,他的内心世界的这种“无处话凄凉”式的和无家可归的悲怆。应该说,以生动形象的思维方式认识世界,认识人生,这就是文学思维的一个显著特征,古今中外文学都基本如此。如果采用科学思维进行表现,其情景就不是这样。以科学思维的方式来认识对象世界时,往往是运用相应的科学理论和实践数据,以及明晰而严密、严谨的逻辑判断、推理的过程,从已知的条件中推论出新知的认识结论,推演出具有普遍而深远含义的规律性结果,并总是以带规律性、一般性或总结性、推算性的,简单而对称的方程和公式定理,得出科学的判断、预见和结论,从中也深刻地表现出事物的一种逻辑性和规律性的内在秩序之美。譬如,科学在为对象世界揭开其内在的规律特征时,科学家通常是以一个个科学常数来表述他们的科学发现,像科学中常用的自然常数 π 、 e 、 c 、 h 、 g 、 G 等等。圆周率 π 是几何学中最简单的一个科学常数,指的是圆周长度与圆的直径长度的比。它是一个定值。当数学家祖冲之算出圆周率的近似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并指出精密值可用355/113表示时,^①他所采用的不是生动形象和饱满的情感思维方式,概括星球的圆形周长与直径长度之比值,而是以科学的逻辑思维方式,通过周密的科学计算得出这个经典的科学常数。尽管这个科学常数也非常奇妙地表现出客观对象世界的规律性本质特征,体现出对象世界的和谐之美,多样性的协调之美,但它本身就是科学的公式定理,它的功能是进行科学的逻辑推算。在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F=Gm_1m_2/r^2$ 中,虽然作为引力常数的“ G ”,从物理之美的角度来说,它科学地体现了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一种统一性与和谐性,呈现出宇宙秩序的和谐之美,但它本身就只是一个科学常数,具体表现为 6.6720×10^{-8} 厘米³/克·秒²的科学公式。无论对地球上的宏观物体,还是对宇宙天空中的巨大星体,万有引力定律公式都是适用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般性的,概括性的,本质性的,带普遍规律性的。

文学思维(或曰艺术思维、形象思维、情感思维)和科学思维(或曰逻辑思维、抽象思维),作为人认识对象世界的两种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本质上并不相

^① 目前,科学家已算出圆周率近似值为3.14159265358979323846……为运算方便起见,通常只取3.1416或355/113。

互排斥,而是相互关联、相互支持和相互补充的。人在认识对象世界时,这两种思维方式也往往是共同使用的,只是在针对不同的认识对象,从事不同性质的活动时,有不同程度的侧重和主导倾向。

§2 文学的认知与把握方式

文学是人学。它总是以深刻的历史、社会、文化和人生的内容与充满激情和美感的方式,表现人,感染人,震撼人,特别是震撼人的心灵。文学的世界,是人与对象世界(自然、社会、人、自我)之间错综复杂的审美关系结构而构成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和心理世界。文学世界的认知与把握方式,是人以艺术和审美的方式认识世界、认识人生、表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艺术思路和审美展现。

文学的认知与把握方式,通常是以作为主体的人为中心而展开人与对象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具体的方式表现上说,不外乎有人化对象(自然、社会、人与自我),对象化人,人与对象化万物(宇宙)等几种基本的方式。

人化对象 在文学以人的主体方式来观察对象世界时,人的主体视角是一个重要的认识与把握的视点和起点。在这当中,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始终是以人为核心,使对象世界皆以人的主体认知与把握为主导,服从于人的认知与把握的需要。人以文学的方式认识世界和人生,为扩展人生化的认知与心智范围,并藉以完成心中的至真、至善、至美的理想,总是在认识对象世界时,将自己的情感、意志和感受融入其中,以使表现对象更具生动性和形象性。其认知和把握的对象,也是以人的主体方面为主导的主观完形世界。鲍姆嘉通认为,人对于对象世界的认识,譬如对于真理的认识,是主体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他指出:“人们不能从黑夜一下子跨入阳光灿烂的中午。同样,人们也必须借助诗人们创造的令人眼花缭乱,但却是生动的各种意象,才能从无知识的黑暗转向明晰的思维。”^①在人化对象的认知与把握方式当中,作为主体的人并不是将思维和认识过程完全跟随着对象世界而转动,而是在主客体的相互运动中,以主体的认知与感知的方式来充分展现主体认识中的对象世界。像苏轼的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就是这样表述的:

^① 吉尔伯特·库恩:《美学史》(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382